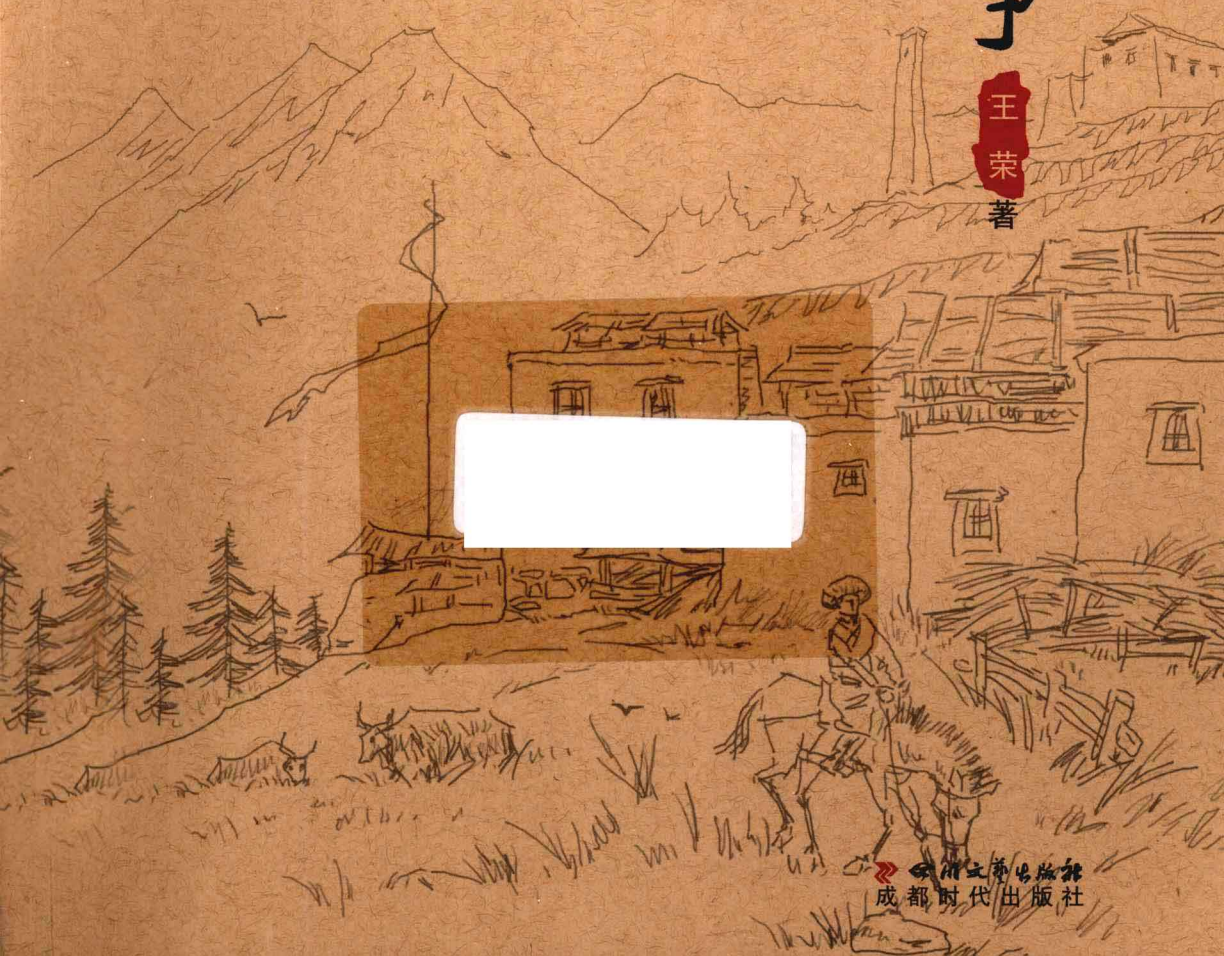


# 甘寨故事

王荣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 甘寨故事

王荣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甘寨故事/王荣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11-3632-0

I. ①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627 号

---

Ganzhai Gushi

甘寨故事

王荣 著

责任编辑 向 华  
责任校对 王 冉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张 妮 史小燕  
版式设计 史小燕

---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239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32-0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目 录

|               |     |
|---------------|-----|
| 喇嘛寺和老活佛 ..... | 001 |
| 俄 他 .....     | 004 |
| 阿旺的故事 .....   | 006 |
| 班底的故事 .....   | 039 |
| 德松的故事 .....   | 071 |
| 塔尔平的故事 .....  | 097 |
| 吉桑的故事 .....   | 126 |
| 严木初的故事 .....  | 151 |
| 尾 声 .....     | 183 |

## 喇嘛寺和老活佛

这个故事发生在杂谷脑河畔。

杂谷脑河是岷江支流，保州县相伴杂谷脑河已逾千年，一座建于唐贞观时期的筹边楼让保州县上千年前就有了名气，我们的故事就游走在保州县境内。

杂谷脑镇是保州县第二大镇，镇子后山有个喇嘛寺，喇嘛寺居高远眺岷江，背靠莽莽苍苍的岷山峰峦。寺里有座历史悠久的佛塔，塔高一百六十九米，共十八层，上有一百零八道门，门上都悬挂着红铜打制的铃铛，风一吹，铃声清婉，悦耳润心。

佛塔毁于一场战火。

这场战火源自一次血腥的玩笑，一方是僧兵，一方是一支长途跋涉的正规军队。首先是军队的人杀了一个历史中曾经在南京任过卫戍司令的人，说那人是奸细。其实那人是看破尘事潜心向佛，为避人耳目，跋涉数千里来到杂谷脑喇嘛寺出家，在僧人们和当地民众间有极好的口碑。军队的某些军官久不见血，就想找个借口杀人乐乐。他们以为这个出家人是外地人，不会引起本地人动容，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杀就杀出了战火，那

些盘腿打坐、诵经祈福的光头僧人们会拿起枪来，愤怒的僧人们当着军队的面就杀了两个跋扈的军官，这仗就打了起来。军队人多，一拥而上地围住了寺院。僧兵枪法准，又守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军队攻了三天三夜，死了的人把一面草坡盖了一半，流出的血浸透了草坡的土地，那几天，草坡上的草一个劲儿地疯长。那一朵朵有红有黄有白的鲜艳花朵反倒淹死在乱草中。后来军队的人不知从哪里调来一群女人，女人不成队伍，却都有队伍的装备，着装很凌乱，对战争一点不陌生，她们挥刀舞枪往上冲，女人尖声吼叫的声浪顿时铺满山坡。僧兵们眨巴着眼睛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该对这些女人怎么办，于是僧人们拿枪的手开始颤抖，搭在扳机上的手指怎么也压不下去。女人们冲着冲着就开始脱衣物，僧兵们个个张大了嘴。有个老喇嘛大声说这些都是妖女，别上她们的当，快开枪。可没人听得见。白晃晃的奶头在太阳下突突乱跳。后面的男兵们疯狂了，浑身青筋暴凸，端了枪就往上冲。僧兵们的眼全花了，手里的枪都哑了，奶头快要掉到他们头上时，枪口也抵到了他们的脑门。

就那样，那群女兵把寺院烧了，有着一百零八道门的佛塔也随之而燃，大火燃烧了十八天，方圆二十几里地的夜空让火光映得通红，凡是能看见火光的当地人，都非常一致地忘掉了生活中的种种繁杂，都在心里默默地滚动六字真言和但凡能背诵的其他经文，流露出来自灵魂的震荡。那些金碧辉煌的房屋随着飘摇的烈焰升向无尽的天空。

寺毁人散时，只有老活佛没走。硝烟散去时，老活佛从雾中显现，女兵们疯狂地踏进寺院时，铁棒喇嘛领着几个小僧人抬着老活佛落座的莲花蒲团，从另一道门走出寺院，于是老活佛就在后山的一棵巨大的银杉树下盘腿打坐，心无旁骛地念着消灭经。

老活佛之上的代代活佛都是在寺里圆寂的。他们的灵塔就在寺院外靠西的一面坡上，那坡背山靠水，地形极像一把硕大的椅子，那些灵塔天天都躺在椅子上观看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来寺院的善男信女都会到灵塔拜上一拜，都认定灵塔里就是一代代活佛的骨骸，还有他们的仙身。只有老活

佛知道，灵塔里只有那些活佛的衣物，他们的肉身在一刹那间消失在厚厚的蒲团上。老活佛就亲眼见过，一缕七彩的轻烟飘向西方的天际时，蒲团上就没人了。

老活佛不能走，他一走，魂就丢了。他也要踏着七彩云，回到佛祖身边。

战火消停后，老活佛移坐到大殿前一株几人合抱的皂角树下，这棵老树活了几百年，枝丫间都是灵气，老活佛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经文，痴痴地在远处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

一壶酥油茶让老活佛度过了十八天的悲哀。

山风掠过，老树摇动身上的枝叶，洒落的声音却是跟人类无二的叹息。

滚烫的空气冷却了，老活佛拍拍身上的灰烬，起身到附近的寨子里找到十几个避灾的小喇嘛。

老活佛轻声说，寺毁佛在，归俗灾临。

小喇嘛们不太懂老活佛所说，但知道老活佛嘴里都是神仙的语言，他们更为老活佛的执着打动，赶走心底复萌的俗念，随老活佛就近找到一处烧了一半的民宅。宅子的主人被那场大火烧得不知去向。他们把房屋修补了一番。老活佛自己动手修复了几尊佛像，还在修复的墙壁上画上色彩鲜艳的唐卡画。就那样，老活佛和一群小喇嘛撑起了寺庙的门面，从此却也香火不断。丢失的宁静一点一点地回到老活佛脸上。

十来年的光景就在阴阳交替的日子中悄然过去。那天，老活佛对跟他学经文的一个小喇嘛说，去熬一壶奶茶吧，要熬得酽酽的，俄他要来了。

小喇嘛好奇地说，俄他是谁？

老活佛说，唉，一个不该来到人间的人。

## 俄 他

俄他生长在杂谷脑河畔的甘寨。

这个不该来到人间的俄他在甘寨做下了种种令人惊叹的事。

俄他的故事发生在甘寨，却洒散在杂谷脑河两岸，沿河的人们茶余饭后说起俄他，或多或少都能讲一点关于俄他的传奇故事。

俄他是盘旋在甘寨上空的一只鹰，他那双犀利的目光穿透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面对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办法对付，在他心里清清楚楚。甘寨的人怕他，服他。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威势能承传下去，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后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身影。

为了这个目的，他要做很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

俄他与老活佛交谊甚厚。他之所以要找老活佛，除了老活佛佛缘广，学识深，更为重要的是老活佛不隐不藏。

俄他的来访，使老活佛很高兴，他让小喇嘛布上奶茶，端上一些就茶的油炸果。

小喇嘛知道了眼前就是俄他后，想到老活佛的预言，眼里的惊异放了

光，他左看右看，老活佛为什么要说他不该来到人间？嘴角一滴憨憨的口水慢慢浸出，悬吊在嘴唇上，他开始细嚼慢咽老活佛的话。

佛法太深奥了！

闲聊几句后，俄他说了他这趟来就是想知道自己最后的日子。

老活佛微微笑笑，轻声说，知道知道。

老活佛坐到卡垫上，半闭着眼睛，手里数着佛珠，数着数着他会突然睁开眼睛，一道精光也随之射出，针样扎到俄他脸上。

俄他感到脸上刺痛。

老活佛把一百零八颗被他温热的手指摸出深红色光泽的佛珠从头数到尾时，慢腾腾地伸出一只手，端起刻有飞龙图案的檀香木茶碗，吹吹浮沫，喝一口奶茶，徐徐吐出丹田里的一口气，眼神静静地飘向俄他。

俄他点点头。

老活佛摇摇头，缓缓低下头，视线掉进茶碗里，平静地说，世道要变了。

俄他半晌不说话，他在心里过滤着一些心思。

老活佛说，还是说说你吧。老活佛迟疑了一下，唉，俄他，你会死得很惨。

有解法吗？俄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要是不管你那些孩子的事……老活佛眼里射出的又一道灼人的光打到俄他脸上。

俄他沉默良久，最后摇摇头，守备大人给我说过，栽了树，还要懂得上肥浇水让树长大，才算真正的男人。

老活佛长长地一声叹息！

# 阿旺的故事

## 一、老祖宗

甘寨顺河而建，碉楼层层叠叠依山势铺开。

阿旺家就在寨子东头。

阿旺母亲的祖上是南方来的清兵，是当年乾隆打金川时遗留下的。这个清兵本来不在镇守边关之列，大队人马往回撤时途经甘寨，阿旺的祖上就是那时害了痢疾，原本强健的身子骨瘦成了几根筋，脸比黄表纸还黄，离死就只差最后一呼了。

带兵官把他寄到一户人家，留下五两银子，说这人没死就是你家的长年，死了就把他埋了。阿旺母亲的祖上在阎王家的门槛坐了好几个月，身子一歪，又滑回到了阳间。人就那么活了过来，病好了，有精神了，也想过朝老家走，然而老家太过遥远，和大队人马走到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孤身一人要走完几千里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踏上家乡的土地。权衡再三，最终他留了下来，接下来就同平常照顾他的那家人家的女子成了

婚，数代承传后就有了阿旺的母亲，阿旺的母亲后来有了偷情的故事，阿旺就是偷情的结果。

## 二、母 亲

阿旺的母亲叫拉姆，是她父亲请老活佛给她取的，她父亲老早就把名字想好了，只是这名字得从活佛嘴里说出才有意义。老活佛数着佛珠念着经文，足足看了她喝一碗奶茶的工夫，然后说，这名字好是好，但跟她无缘。当时她父亲就眼巴巴地看着老活佛。老活佛又说了一句，无缘的名字不会招来福分。她父亲咽下一口唾液，还是那么眼巴巴地看着老活佛。老活佛明白她父亲的心思，摸着她的小脸蛋，眼里的忧郁成串落到她头顶，轻声说，那就叫她拉姆吧。

拉姆有仙女的意思。可惜拉姆非但没长出仙女的样子，那副面相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丑，眼睛一只大一只小，鼻梁也是歪的。寨子里曾经有人预言她这辈子嫁不脱，没想到她刚刚成年，一个模样儿英俊的小伙子就娶了她。小伙子面对的姑娘很多，却偏偏就选中了这个寨子里最丑的女子。满寨子的姑娘们恨不得把这个小伙子撕碎了喂狗，这个家伙漏过了一个又一个俏丽的姑娘，心甘情愿地搂上了多看上一眼也会做噩梦的拉姆。小伙子叫罗珠，罗珠对要好的朋友们说，面相丑的女人叫人放心，不会在男人背后生烂事。

其实他错了，有些事不是想防就防得了的。

拉姆很勤快，人虽丑，心智却很高。

丑女人拉姆没想到的是，自己会遭遇艳事，尽管只有一次，就这一次却怀上了罗珠之外的种。

拉姆一生下阿旺眼睛就瞎了，光明从此离开这个成天劳累的女人。离开了光明的拉姆很少用手脚劳累了，她说她的手脚太累，得让它们歇歇。她的饮食起居更多时候都得让人侍候。眼睛好使时，拉姆手勤嘴也勤，但

凡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她都能唠叨出一连串的事情，比如她看见天上飘过一朵云，就会说那上面是她那成仙的先人，先人知道她吃苦受累就来看看是谁在糟践他的后代，一旦认清楚了，先人就会毫不留情地降灾给在她面前逞威的人。

罗珠曾经打趣她，说他就骑在她身上干事，她那成仙的先人总不会让她从此翻到他上面来吧。每到那时，她不会跟罗珠斗嘴，她会突然抓住罗珠的手臂或抱住他的后腰，在肉厚的地方狠狠咬上一口。后来罗珠怕了她狠心的撕咬，很少再拿语言刺激她了。自从眼睛瞎了以后，腿脚闲了，嘴却变本加厉地更为疯狂。罗珠越来越受不了她如刀子般割人的语言，还有那副越来越邋遢的身子，总要找些理由躲着她。罗珠好猎，常常就以打猎为由，自由自在地在山水间游荡。自从这个丑女人眼睛后，他再也提不起兴趣骑到她身上做性事了。他每天要做的事似乎就是背着一支陈旧的猎枪，牵上猎狗到山上转悠。有时想女人想得慌了，他会带上从驮脚汉那里换来的耳环戒指之类的小玩意，找个远处其他寨子里风骚的女人发泄一通。

### 三、意外情缘

罗珠至今还记得，新婚之夜他喝醉了酒，在拉姆肚皮上草草行事，一针见血的关键时刻，拉姆一声尖叫使他急剧退潮，本来该埋进土壤里的种子尽数撒到了草丛中。他本想提枪再射，可无论他怎么努力，裆间的玩意就是提不起精神了，越拨弄越陷越深像一根扯断了的面条，软软地在腿根处晃荡。罗珠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看来它也嫌丑啊。

第二天鸡叫头遍，罗珠就起了床，带上猎狗，心情极度沮丧地走进冷飕飕的曙色中，那一次他决定上山打盘羊，在山上缓解一下大婚之夜失败的心情。他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顶找到一处山垭，他看了周围地形，看了陈年旧痕，知道了最近应该有大群的盘羊经过，于是他抱着枪守在那里。那里有个岩窝，他就蜷缩在岩窝里，这一守就是半月。每天都是玉米

面馍馍就着大蒜，渴了就到就近的泉水塘喝上一阵。罗珠不知道，这半月山寨里光景虽说依旧，他们家却发生了一件不为外人知道的事。就在罗珠上山那天晚上，一个叫俄他的青年，在亲戚家吃娃娃的满月酒，喝得醉步踉跄，从他罗珠家门前经过时，走路前栽后仰的俄他听见了拉姆在夜色中哼一首山歌的曲子，歌声含情，音韵绵绵长长。俄他想起了拉姆不失青春风情的身子，而且记起了清早站在房背上屙尿时，从房下大路上传来的罗珠的笑骂声，他也笑着回骂了一句，并顺便问了罗珠的去向。一股热流突然直冲他的命根，他忘了拉姆脸上的丑，也忘了拉姆身上的脏，返身抠着墙上的石缝爬上石墙，从墙外钻牛肋巴窗子时，他的头卡在了牛肋巴窗子中，他用肩头使劲一顶，结实的铁杉木格子应声而断。

拉姆听见了响动，也看见了从窗子里爬进的黑影，从黑影喉咙发出的声音里，她也听出了是谁，但她没有动，依然唱着哼着，那个黑影会做些什么她想到了，她似乎早就期待着那一刻。让罗珠浇灭的欲火在胸腔里突然就烈焰飘舞。

那天晚上的俄他疯狂了，拉姆身上的高山峡谷都强烈地吸引着俄他。拉姆曾经对罗珠展示过身上的一切，可罗珠就是打不起精神来。她也像其他女人那样对罗珠媚眼相向，罗珠却说，拉姆呀，别那么劳累鼻子眼睛了，我那条母狗勾引公狗的样子也比你好看。接下来就是罗珠失败地一射，语言和行动都太伤拉姆的心，从那一刻起，拉姆渴望性爱的心就关了一大半。

俄他一下比一下猛烈地撞击着性爱的山峰，嘴和手也没闲着，折腾到半夜时，拉姆让他给彻底点燃了，俄他一次又一次地发泄，让她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从来没有过的快乐。那晚下半夜，拉姆叫床的声音飘出窗外，让半个寨子的成年男人和女人都从睡梦中醒来。

第二天，寨子里就有人说，平常看着蔫蔫的罗珠，在拉姆肚皮上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太不可思议。

那晚，阿旺就在拉姆肚子里发了芽。

## 四、出生

阿旺从拉姆两腿间挣扎出来时，罗珠掰着指头怎么算也觉得这个日子不太对头。他从山上回来，再上拉姆的身子时，已经是新婚后二十多天，要么就是自己新婚之夜撒出的种子没全报废。

他间接生婆，接生婆说孩子早生了将近一个月。罗珠不知道，接生婆收了拉姆一个银元。接生婆摸了摸拉姆的肚子，弄得满头大汗接下了孩子。拉姆松开捏得紧紧的拳头，把一块沾满汗水的银元塞到接生婆手里，小声求她把婴儿说成早产。接生婆好奇心陡起，她狡黠地笑笑，然后小声说，拉姆呀，这是谁的种啊？拉姆直着眼看她。接生婆又说，说吧，不说我可是不帮你这个忙哟。拉姆垂下眼睑，长长地吁了口气，小声吐出两个字，俄他。接生婆一惊，把疑问投到拉姆脸上。拉姆突然抬起头，眼里是一股凶光。接生婆再不说什么了，她知道拉姆的疯劲。

接生婆没敢把这事告诉别人，却给俄他讲了。俄他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那么丑的婆娘，想着都恶心。然后笑着给了接生婆五个银元，说这事要是再有一个人知道了，你嘴里的舌头就会跑到狗嘴里去。

接生婆听了俄他的话，再看看俄他的眼睛，她身上就出汗了，她从俄他眼里看到了寒气逼人的冰。从此，她就把这件事烂到了肚子里。

罗珠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看着也难过的女人会有其他男人上身。

## 五、母亲的眼瞎了

拉姆生下阿旺后，两只眼角都红了，而且痒得难受。她最初也没在意，时不时点了支印度香熏，每次都熏得眼泪长淌，她想的是眼泪会洗净蒙住眼睛的污秽。几天过去了，眼角就不只是痒了，开始有了痛感，一痛

她就不断地揉，没想到那眼神就一天比一天模糊。罗珠找来寨子里的藏医，藏医看了好久，给她留下一些黑糊糊的藏药，摇摇头离去。后来眼睛不痛了，却只剩下一团雾，人要到了面前才能看出个轮廓。拉姆记得她最后看见的人是俄他和罗珠。

那天俄他到她家来了，罗珠热情地抱出一坛子头道玉米酒，那是酒作坊的原度酒，酒劲大，味特别醇。罗珠说他都埋了十来年，里面还装了几斤猪板油。他揭开盖子，俄他凑上鼻子一闻，扭头就让罗珠拿碗。那晚两个男人论碗喝酒，用刀子割吊在火塘上方的盘羊肉下酒，边喝边说些山上打猎的事。那时拉姆一动不动地躺在火塘另一侧，眼睛盯着俄他的脸想着那晚的疯狂，那晚的俄他真疯狂啊，一次又一次，把男人的贪婪一遍又一遍地射进她的心底，让她的灵魂长上了翅膀乱飞乱撞。她就那么想着想着，嘴角就有哈喇子牵出丝来。她就那么一直看到睡着，那一觉醒来，眼前就全是雾了。她听见罗珠时断时续的鼾声，她再听，没有俄他的声息。俄他走了。她揉揉眼睛，雾越来越浓，她急了，一下扑到水缸边把头浸到冰凉的水里，折腾一番后，她看什么都只剩下轮廓了。罗珠让她给折腾醒了，围着她看了半天没看出明堂。罗珠请来寨子里的另一个藏医，藏医忙了一阵，给她拿了一些药，吃了几天，什么效果也没有。又一个多月后，那雾变得锈迹斑斑了。拉姆失望了，她知道这是菩萨对她的惩罚，她心甘情愿地接纳了俄他，这就是她的罪过，她就是这么想的。她爬到房背上，对着天空狼一样嚎叫了一天一夜，那时阿旺就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孤独的悲愤。

## 六、折 磨

拉姆从此莫名其妙地恨上了俄他之外的所有男人，包括罗珠和阿旺。为什么恨，她不知道，反正就是恨。她没想过要恨俄他，对俄他她恨不起来。

一天，俄他在野地里把半大孩子的阿旺叫到眼前，给了他一个花花纸包的糖，然后左看右看地端详了好一阵，他边看边点头。他的确在阿旺的眉眼间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阿旺和瞎了眼的母亲的日子过得极其邈远，每天都在屎和尿中消磨光阴。任谁到他家门前过时几乎都要捂了鼻子走。阿旺也知道难受，但他只有忍着。罗珠却一点也不嫌，他也没法嫌，除了这个家，他没地方可去。罗珠的父亲死得早，是上山打猎踩滑了摔到绝壁下死的。一路摔下去，最后只捡到一些零散的骨头。他把拉姆娶进家门的第二个月，母亲看着拉姆，毫无表情地吃了一大碗酒蛋，一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从此，这个家就变得单调了。过去，罗珠除了上山打猎时腿脚勤快，家里的事他是一样也不会做。

现在，罗珠每天打回的野物他都得亲手剥皮掏内脏，然后让瞎老婆摸着把肉切成小块，烧上半锅水，把肉丢进水里煮，半熟时就放上一砣盐，那时的盐是岩盐，丢到锅里煮上一阵，再用指头蘸汤尝尝够不够味，够味了就把盐捞出来，放进专门放盐的土罐里，留着下次再用。这些事过去都是拉姆做，拉姆眼瞎了，做事也就打了折扣，罗珠不得不自己动手了。

最难受的是阿旺，每次父亲出门后，阿旺就要承受母亲那无休止的唠叨。母亲把过去用到父亲身上的语言一点不剩地搬到儿子身上，除了语言，还有行动，她骂到兴头上时，只要抓住了阿旺，那就是又拧又抓又捶。阿旺每天都要听很多毫无来由的指责，还要忍受母亲的疯狂摧残。阿旺难以忍受如此折磨，但他不忍受不行，折磨他的是他的亲生母亲，他没地方可以躲避，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瞎眼母亲发狂时，他扭动着把肉厚的地方递到母亲那双干枯却非常有力的手里。每次任母亲说得嘴角冒白沫，打他打得满头大汗，他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找出难听的语言骂着狠心的母亲，骂着那些欺负自己的人，然而面对现实时，他总是咬紧牙一声不吭，只有气流在他齿缝间嘶嘶地进出。他不但在家里能忍，在外面他也非常能忍。

阿旺从小就被各种臭气熏怕了，母亲身上的臭，父亲弄回的野兽剥了皮后的腥臭，猪圈里升腾的臊气，熏得他流泪。太小时他没劲做事，长到五六岁时，在母亲的唠叨下学会站到板凳上做一些简单的饭菜；长到十岁以后时他能做更多的事了，懂得了把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外面折回柏枝丢到火塘里熏，把屋子里的臭气熏掉。十岁以后的阿旺就是个非常勤劳的孩子了。按理说十来岁的阿旺还是个懵懂顽童，他之所以能把屋子弄得很干净，这得益于他瞎眼母亲的唠叨。

## 七、数落

阿旺记得，那天瞎眼母亲说他十岁了。母亲摸了摸阿旺的头，让他站起来，发现阿旺的头顶已经顶到了她的下巴上，于是她开始有规律地调教儿子了。母亲躺在地面上的褥子上开始不停地数落。母亲说阿旺你都这么高了，这么高的人应该是大人了。我过去成为大人后，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最干净的牛尾巴把神龛擦拭得像镜子，接着就把堂屋用扫把扫得地面发亮，用湿帕子把灶台擦得苍蝇都站不稳，把家里的猪喂出菜刀也切不透的肥膘，到背阴的山坡上打回来最嫩的猪草，切着又不费劲猪又爱吃。阿旺就从母亲的数落里学会了做家务，学会了喂出寨子里最肥的猪，学会了把整个屋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他在母亲的责难中知道了到什么地方去买猪崽，知道了该什么时候下种种玉米或青稞或洋芋或荞子。懂得了该在什么时候去地里薅草；知道了只有毒毒的太阳才能把扯下来的野草晒死；知道了炒菜先放什么后放什么，盐多了会咸，油多了会腻。这个瞎了眼睛的女人用前人从来就没有用过的办法教导儿子早早成熟。

十岁的阿旺懂得扶着瞎眼母亲到房背上晒晒太阳，在太阳光下抱着母亲的头，一双小手在母亲半白半黑、像少了水滋润的枯枝败叶般的头发中寻找安居乐业的虱子，把找到的虱子准确地放到母亲手指间，母亲则把这